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2717

語錄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

毛澤東

459 期 7-11-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假“撤退”與“五國聯防”

十月三十一日，狡猾的英帝國主義海盜頭目，在新加坡島附近海面，導演了一齣假撤退的鬧劇。由二十艘英帝海盜船所組成的艦隊，在二十架戰機和三十架直昇機的配合下，在海面上橫行，耀武揚威，作所謂“告別儀式”；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吳慶瑞寡頭，也被主子命令前去“觀禮”。

本地資產階級報章，把這一鬧劇形容為“作為結束英軍撤退的最後一項儀式”，“隨着這項告別檢閱，英軍的百餘年駐軍歷史正式宣告結束”。

英帝的侵略軍真的是“撤退”嗎？英帝百餘年的殖民統治侵略真的“正式宣告結束”嗎？不，這是連篇騙人的鬼話！

早在今年四月初，在英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下，由英帝國主義、澳洲、紐西蘭、偽“馬來西亞”和偽“新加坡國”等五地代表，在倫敦密商，簽署所謂“五國防務安排”，由本月一日正式“生效”，以代替過去的“英馬防務協定”。

所謂“五國防務安排”，就是當偽“馬來西亞”或偽“新加坡國”受到“任何形式”的所謂“外來侵略”或“威脅”時，五個地區的寡頭將立刻進行“磋商”，以決定聯合或個別採取“所需的步驟”應付之。

很明顯的，所謂“五國防務安排”，就是把矛頭對準革命人民，是要鎮壓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這是一個反革命的“安排”。

為什麼英帝要改變殖民統治的形式呢？因為近年來英帝的經濟已走下坡路，越來越困難，要它單獨負起駐軍的龐大軍費，已是非常不容易了，而澳洲和紐西蘭，過去是英帝的殖民地，後來雖“獨立”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受到英帝的控制，所以，英帝“邀請”澳洲和紐西蘭共同負起“防務任務”，就是要它們也分担英帝的龐大軍費，減輕英帝的經濟負擔。這一點

，英帝也毫不諱言，公開承認：“我們藉公担聯和管理和供應部署的責任，可以避免重複，更可以節省經費。”

在所謂“五國防務安排”下，英帝扮演什麼角色呢？根據資產階級報章的揭露，英帝侵略軍將繼續成為新防務協定下英澳紐航空部隊 ANZUK 的一份子，而新的英澳紐三軍總部，將代替過去的英遠東軍司令部，今後一切有關星馬地區內澳洲、紐西蘭及英帝侵略軍的管理、指揮及訓練事宜，均由該“總部”負責。

根據英帝國主義的部署，以前駐守星島的英軍將由一支人數約七千名之譜的混合旅代替。這支混合旅由三千三百澳洲軍、二千五百五十名英軍及一千一百五十名紐西蘭軍組成，由英帝軍官任司令；海軍亦將由英帝軍官指揮；空軍也仍以英帝皇家空軍為主。至于基地方面，英帝侵略軍仍然佔據義順和登加基；而三巴旺基地，英帝侵略軍雖早已“撤退”而改換為船塢，但那些主要管理人員，仍然是英帝國主義派來的，只不過是脫下軍服換上平民裝而已。它還是被英帝侵略軍所佔據。

由此可見，英帝侵略軍並沒有“撤退”，而是改換形式，作更進一步的控制而已。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槍杆子。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歷史的車輪永遠前進



最近幾個月來，在偽政治部的精心安排下，大小叛徒們紛紛出洞，對着革命人民狂吠，左一個“新加坡是獨立的”，“政府是賢明的”，右一個“社陣是反國家份子”；前一個“武裝鬥爭無前途”，後一個“共產暴亂必敗”等等……等等……，滿嘴狗語，吠得有聲有色。一句話，把革命事業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企圖以此轉移視線、恐嚇人民，打擊革命。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綫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綫，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今天，敵人指使這些無恥的叛徒們起勁的反對我們，難道不正是證明議會外群眾鬥爭是正確的，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嗎？難道不正是證明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馬來亞人民所開展的革命武裝鬥爭，是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而取得節節的勝利嗎？我們被敵人反對，是完全應該值得自豪的。假如馬來亞人民所進行的革命事業，不被這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所反對，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革命的道路是漫長、艱苦、曲折的，不是風平浪靜的。在革命的道路上出現叛徒，這是很平常的事，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從來的反動派，當它們的暴力鎮壓和欺騙伎倆不能達到消滅革命的目的時，總是千方百計，企圖通過叛徒的自首變節，反咬人民一口，從內部來分化革命、打擊革命、鎮壓革命的。但是，歷史總是一次又一次雄辯的告訴我們，反動派的這一企圖，從來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告終的。過去出現過的大小叛徒們，並沒有達到消滅革命的目的。林清祥的叛變，也不能造成革命的後退。在馬來亞的革命史上，曾出現萊特這一個高級的特務、內奸，將馬來亞共產黨的組織全部出賣給敵人，釀成了九·一石山腳慘案，有十八位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壯烈犧牲了；但是，馬來亞人民並沒有因此而屈服，被殺絕，我國人民所展開的武裝鬥爭，也沒有因此被削弱，被消滅；恰恰相反，而是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蓬勃的向前發展。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過赫魯曉夫這樣的一個大叛徒，在蘇聯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復辟；然而，却無法阻擋國際上東風壓倒西

風的大好革命形勢；反而是使自己的修正主義面目徹底暴露。不但解除了美帝在國際上到處挨打的困境，反而是加深了世界人民打倒美帝的決心。由此可見，幾個軟骨虫的叛變，並不會，也不能挽救英帝及其走狗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必然滅亡的命運，更無法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而會如鵬、張得順的狂吠，只能表明它們是在作臨死前的悲鳴而已。這些小螳螂妄圖用螳臂擋車，到頭來必將在歷史的車輪下，被輾得粉碎。

我國國內的革命形勢好得很，武裝鬥爭的燎原星火正在越燒越旺，革命根據地和游擊區在不斷的鞏固和擴大，民族解放軍在頻頻出擊，打得馬泰反動派紙老虎原形畢露，狼狽逃竄。群眾運動此起彼伏，鬥得敵人胆戰心驚。拉扎克、李光

耀傀儡集團日益不得人心，它們的法西斯嘴臉越來越暴露，人民反抗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反動派的處境日益孤立，日子很不好過。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企圖通過製造幾個叛徒，來轉移人民的視線，打擊人民對革命的信心，以求擺脫它們的困境，是必然的；但同時也必然是徒勞的，因為事實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的東西，它將把謊言打個粉碎。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舊的、腐朽的勢力終究要沒落下去，新的、進步的力量終究要興旺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同胞們，同志們，我們應該堅決的和叛徒們劃清界綫，徹底的批判他們，而對待這些可恥叛徒的態度，唯有：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

聲援南朝鮮學生

羣衆的正義鬥爭

最近以來，在南朝鮮的學生羣衆紛紛起來同美帝的走狗——朴正熙集團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學生羣衆的鬥爭，此起彼伏，持續不斷，而且越來越劇烈。學生羣衆自從今年三月起就展開了罷課、集會、走上街頭示威等來反對朴正熙傀儡集團的賣國行徑，要求廢除法西斯的軍事訓練，爭取自由、民主與祖國的統一。

朴正熙傀儡集團爲了要鎮壓這場聲勢浩大和正在興起的學生運動，它不顧人民的反抗，採取了一系列法西斯的野蠻鎮壓手段，出動武裝軍隊進駐大學，武力關閉大學，進行極其殘酷的野蠻血腥鎮壓和逮捕了數千學生，同時，它們還特別對付抵制軍事訓練的學生，把他們送進偽陸軍部去。但是，在南朝鮮的學生羣衆並沒有爲敵人的鎮壓所嚇倒，他們還是堅決鬥爭，同前來鎮壓的傀儡軍展開英勇頑強的抵抗，給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團以沉重的打擊。

作爲美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朴正熙傀儡集團受到南朝鮮人民的唾棄，它非常不得人心。所以，它只有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槍桿和刺刀來鎮壓人民，以維持其法西斯反動統治。南朝鮮反動派對南朝鮮人民的正義鬥爭所進行的血腥鎮壓，它必將更加激起南朝鮮人民的激烈反抗

。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這絕不是反動派的意志所能轉移的，南朝鮮的人民最終一定要埋葬這個美帝的傀儡皇朝。

英雄的朝鮮人民在抗擊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朝鮮北方打敗了美帝侵略者，對世界人民的反帝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不甘心於失敗的美帝國主義現在仍死賴在南朝鮮不走，並且還扶植它的傀儡政權作垂死的掙扎。然而，英雄的朝鮮人民爲了自己祖國的統一，多年來，他們與美帝展開了毫不妥協的鬥爭，給垂亡的美帝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堅決支持英雄的朝鮮人民反對美帝侵略與爭取實現祖國統一的正義鬥爭。

南朝鮮學生羣衆的鬥爭好得很，它反映了南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和爭取自由、民主與祖國統一的願望。我們相信：南朝鮮學生愛國的正義行動最後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我們堅決支持南朝鮮學生羣衆所展開的鬥爭，我們嚴厲譴責朴正熙傀儡集團的野蠻行徑。



印度人大會黨頭目的醜惡嘴臉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廿三日廣播】今年年初，第二號傀儡依斯邁，公開斥責印度人大會黨生不死。自那時以來，大會黨領導集團內部的狗咬狗的爭鬥愈演愈烈。

以辛班丹為頭目的一方和以馬尼卡華沙甘為頭目的另一方，都各自以改組大會黨為借口，進行着劇烈的爭吵。他們的互相傾軋的丑劇，充份暴露了印度族大資產階級、大地所有者和高利貸者的卑鄙無恥的嘴臉。辛班丹和馬尼卡華沙甘為了爭奪大會黨主席的職位，公然自我吹噓，互相勾結，鬧得烏煙瘴氣。

辛班丹下令各地黨支部開會給他捧場。馬尼卡華沙甘也不示弱，利用偽勞工部長的權勢和通過他的心腹那拉也南在印度族群眾中間拉票。雙方在大會黨“土地金融合作社”和“種植工友聯合會”的爪牙們都把這個競選活動當作是討好上司，以便升官發財的機會，作了令人作嘔的表演。例如：他們用勒索

來的錢僱請印度人傳統音樂樂隊，在歡迎會上演奏、給這兩個傀儡送禮和戴上像人體一樣高的大花環等等。霹靂直落峇魯膠園的工人還被迫每戶捐五塊錢，來買一個金牌和花環送給辛班丹，以表彰他的所謂功勞。

各地廣大印度族群眾對一貫助紂為虐，充當拉扎克集團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幫兇的辛班丹和馬尼卡華沙甘等人早已恨之入骨。因此，他們對大會黨“土地金融合作社”和“種植工友聯合會”這幾個月來的種種卑鄙行為極端不滿。但是，辛班丹和馬尼卡華沙甘兩人為了爭奪大會黨的第一把交椅，却越來越無恥地施展了他們拍馬屁和賣膏藥的看家本領。辛班丹肉麻地吹捧拉扎克集團、誇耀自己在“五·一三”

民族大屠殺後怎樣幫助傀儡政權推行民族壓迫政策，他說：“沒有一個內閣部長能獲得像我這樣多的支持和影響，黨內外的支持者都要我留任，如果我退出競選，那將是背叛”等等。馬尼卡華沙甘儼然以改革者自居，拼命拆辛班丹的台，說他一向對辛班丹領導大會黨的方法不滿，似乎自己很清白，完全沒有參與出賣印度族利益的勾當。他在麻坡的一個會議上，當場要辛班丹滾開，把領導權交出來。七月卅日，馬尼卡華沙甘打出了他的王牌，對辛班丹施加壓力，他說：拉扎克對大會黨每個支部都熟悉，他很瞭解大會黨的領袖，知道誰是忠誠的，是能把工作做好的。辛班丹也不相讓，爭斗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在他們的后台的指使下，雙方在八月十二日舉行了一次長達八小時多的會議，決定把大會黨代表大會展期到明年三月舉行，到時，安排辛班丹體面下台，由馬尼卡華沙甘擔任大會黨主席。但是，爭斗並沒有結束。十月二日，拉赫曼召集辛班丹、馬尼卡華沙甘及其他大會黨頭目舉行會議，結果不歡而散。十月九日，報紙突然發表了拉扎克集團的社團註冊官今年九月一日給大會黨的信，說：“有理由解散大會黨，因為它過去三年沒有召開代表大會”云云，這顯然是逼辛班丹提前下台的一着棋。作為大會黨副主席的馬尼卡華沙甘，裝腔作勢地表示震驚，說他不知道社團註冊官的來信。

據報道：大會黨代表大會將在今年舉行，到時將選舉新的主席。種種跡象表明：拉扎克集團為了強化法西斯統治，也急於撤換大會黨的頭目。因此，它扮演着一派打一派，而表面上偽裝中立的角色。辛班丹雖然失寵，但他和馬尼卡華沙甘都是一丘之貉，看來他的下場和拉赫曼一樣可悲。

老撾愛國軍民在軍事上取得輝煌勝利的同時，在建設解放區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農業、工業生產和文教、衛生事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今年水稻種植面積比去年增加了成千公頃。到目前為止，解放區已經建成了中小型工業近五十項，手工業進一步恢復和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有了相應的提高。在一九七零、一九七一學年中，解放區的學生人數已達七萬多人，

(轉入第九版)



老撾人民在抗美救國 ——戰爭中勝利前進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廿三日廣播】英雄的老撾愛國軍民，在老撾愛國戰綫黨的領導下，英勇作戰。今年以來，接連粉碎了美帝及其走狗對解放區的瘋狂進攻，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勝利，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

據新華社報道：在今年頭九個月，老撾愛國軍民共消滅敵人近三萬七千名，擊落擊毀敵機六百七十多架，繳獲擊毀各種軍車近八百輛和各種武器一萬二千多件，摧毀敵人大量軍用物資。

今年二、三月間美帝和西貢偽軍悍然入侵下寮九號公路地區，發動了侵略老撾戰爭以來最大的軍事冒險行動。老撾愛國軍民在越南和柬埔寨軍民的大力配合和支援下，打了許多出色的殲滅戰，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九號公路大捷。

光是在今年頭四個月里，老撾愛國軍民就消滅敵人兩萬四千九百多名，擊落擊毀美國飛機五百八十多架，擊沉擊傷敵軍船隻數十艘，繳獲擊毀各種軍車六百九十多輛和各種武器八千四百多件。

接着老撾人民解放軍又乘勝前進，在五月中旬橫掃波羅芬高原上的各個敵軍重要據點，全部解放了這個連接印度支那三國邊境的戰略要地。這一勝利不但進一步鞏固和

擴大了下寮解放區，而且使印度支那三國解放區連成一片。於此同時，上寮地區愛國軍民，為配合下寮軍民的戰鬥，對川礦地區的旺保、北朝、桑通、隆鎮連續發動進攻，殲滅了大量旺保匪軍和泰國幫兇軍。

進入雨季以來，老撾愛國軍民繼續在各個戰場上打擊敵人，不斷粉碎了美帝及其走狗對解放區特別是波羅芬高原和查爾平原川礦地區的進攻，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據不完全統計：在今年雨季頭四個月（即六月到九月內），老撾愛國軍民又消滅敵人六千九百多名，擊落擊毀美國飛機三十五架，繳獲、擊毀敵軍車二十四輛和各種武器八百五十多件以及大量軍用物資。

老撾解放區的游擊戰爭也有了新的發展，各省地方部隊和游擊隊積極作戰，圍殲進犯解放區的敵人，襲擊敵人據點，伏擊敵人車隊，切斷敵人交通運輸線，直援敵人力方，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隊作戰。



尊重事實 停止敵視

——評《南洋商報》十月二十七日社評——

——志賓——

本屆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比三十五的絕大多數票勝利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廿三個國家聯合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驅逐出去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被非法竊據的聯合國組織中的代表權，這是個大喜訊；它意味着美帝國主義一貫敵視中國和企圖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陰謀的徹底破產。這是中國人民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的偉大勝利。

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樣，對於這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喜訊，無不感到歡欣鼓舞；人們熱情地奔走相告、傳頌着慶賀着，中國銀行星島分行連日來接到了各階層友好人士的大量花籃賀詞，其盛況極令人鼓舞。

但是，在一片慶賀的歡呼聲中，我們却遺憾地看到有人竟然無視事實，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惡意的誹謗。這就是才在幾個月前被李光耀傀儡集團指為“宣傳中國政策和共產主義”的《南洋商報》的十·廿七社評。“社評”出言不遜、歪曲事實，對中國蓄意中傷，對伸張正義的各國政府和人民大加誹謗，我們應給予無情批判。

“社評”撰寫人顯然獨具勢力眼，他把絕大多數友好國家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作法都說成是“趨炎附勢”。他說“凡屬敢於支持台灣使成為另一個中國的主張者，都免不了會被（中國）投以敵視的眼光，反之則鑒以笑面相迎。”於是絕大多數中小國家只好“趨炎附勢”了，“因為‘趨炎附勢’乃人情冷暖的常態，國際間的關係，通常也可以作如是觀。”

“社評”撰寫人自以為很通情達理，但是，用這種所謂“人情冷暖常態論”看待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把敢於仗義執言，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的國家的作法，說成是“趨炎附勢”，却是很不近情理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並且毫不妥協地與美帝及其走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日久見人心，隨着美帝的狂妄野心和可恥意圖的日益昭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支持中國的這場正義鬥爭，以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是民心所向，是正義的伸張。雖然，在對待這場鬥爭的問題上，有些人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做假動作，搞假支持、

真敵視的花招，但這畢竟不是整個事實的實質。

事實上，中國並非以什麼權貴或高人一等的大國自居；中國從不搞“順我者親，逆我者敵”的強權政治的那一套。但是，“社評”中却別有居心地作如是責指。“社評”露骨地誣指道：“中國在最近數年來所表現的姿態，顯示除美國和蘇聯外，別的國家一概不被放在眼內。”“中國在當前的世界，委實是一個足與任何國家分庭抗禮的強國，事實上也已經是顯然可與美蘇鼎足並立的另一個超級強國。”這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講話？它完全迎合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口吻。

衆所周知，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對外政策，他們過去是這樣做，今后也仍然要這樣做。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所謂“超級強國”就是超人一等，騎在別人頭上稱王稱霸，中國政府一再重申，他們決不做這樣的“超級強國”。中國一貫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他們認為，世界各國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進行的英勇鬥爭，就是對他們的最大支持；而把對各國人民的支援當成自己應盡的光榮的國際職責。正是這種對各國尊重和團結友好的主張和作法，中國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中國的確有“與任何國家分庭抗禮”、“與美蘇鼎足而立”的條件，但中國沒有這樣做，也永遠不會這樣做（這是中國政府一再反覆重申和強調的）。“中國是個‘

超級強國’”，“除了美國和蘇聯外，別的国家一概不被放在眼內”之說，簡直是一派胡言。

在這一屆聯合國大會上，美帝國主義伙同日本軍國主義拋出了兩項旨在阻止驅逐蔣介石集團代表的提案，即所謂“重要問題”提案和“雙重代表權”提案。這是美帝國主義眼見阻止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越來越不可能、在聯合國內製造“兩個中國”陰謀日益破產的情況下所進行的絕望的垂死掙扎。美帝大施威迫利誘故伎重演，但是一切努力成空，兩項提案一遭否決；一成廢票，落得個慘敗下場。“社評”撰寫人無視這一事實，竟然厚顏無恥地為美帝辯解說，他們“一方面表示歡迎中國加入聯合國，一面試圖保留台灣的席位，終不過是裝腔作態而已。因為不如此，在道義上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實在是講不過去。”是“裝腔作態而已”嗎？不是，美帝可是絕頂認真的。據西方報刊報道，為了在今年聯合國大會上推行“兩個中國”的陰謀，美國總統尼克松親自給許多國家首腦寫信；“美國在數十個外國首都進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動”；羅杰斯和布希大肆活動，在聯合國內外和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談了二百多次；美國還用“答應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消援助”的方法進行賄賂或露骨的威脅；美國某些參議員甚至揚言：如果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廿三個國家為提案，美國將削減給聯合國的經費，以此進行要挾。他們可謂絞盡心思、耍盡手段，一點兒也沒有“裝腔作態”之勢，這非所謂道義上的作法，而純是陰謀的繼續。“社評”撰寫人的愚蠢辯解，只能貽笑大方。

《商報》該社評撰寫人看來頂干脆，他說：“國際人士都在看風駛舵”，而他自已呢？却似乎一點兒也沒有“轉舵”的意念；他那敵視中國、討好美帝的“社評”，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証。歷史潮流不可抗拒，時至今日，但願一切反共的頑固份子，別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應把立足點移過來，移到廣大人民群眾這方面來，追隨美帝敵視中國是絕沒有好下場的！



毛主席著作選讀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九三八年五月)

(接上期)

提高質量，須在政治、組織、裝備、技術、戰術、紀律等各方面有所改進，逐漸地仿照正規軍的規模，減少游擊隊的作風。政治上須使指揮員、戰鬥員們認識從游擊隊到正規軍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勵大家為此而努力，並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組織上須逐漸地具備為一個正規兵團所必須的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機關，軍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員，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給衛生等的經常制度。裝備方面，須提高武器的質量和種類，增加必要的通訊器材。技術和戰術方面，從游擊部隊的技術和戰術提高到作為一個正規兵團所必需的技術和戰術。紀律方面，提高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滅自由和散漫的現象。所有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個長的努力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須向這個方向發展。只有這樣，一個游擊戰爭根據地上面的主力兵團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擊敵人的運動戰方式才能出現。這種目的，在有正規軍派遣支隊或派遣干部的方面，是能够比較順利地達到的。因此，一切正規軍均有扶助游擊隊向着正規部隊發展的責任。

第九章 指揮關係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指揮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是游擊戰爭順利發展的條件之一。

游擊戰爭的指揮方法，由於游擊部隊是低級的武裝組織和分散行動的特性，不容許高度的集中主義，如同正規戰爭的指揮方法那樣。如果企圖拿正規戰爭的指揮方法施之於游擊戰爭，必然地要束縛游擊戰爭的高度活潑性，而使游擊戰爭毫無生氣。高度的集中指揮和游擊戰爭的高度活潑性是正相反對的東西；對於這種高度活潑的游擊戰爭，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揮制度，不但應該，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擊戰爭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揮就能够順利地發展的。在有廣大的正規戰爭，同時又有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的情況之下，使二者適當地配合行動是必要的，這就需要對於正規戰爭和游擊戰爭配合行動的指揮，這就是國家參謀部和戰區司令官關於戰略作戰的統一指揮。在一個游擊區或游擊根據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數的游擊隊，

其中往往有一個至數個作為主力的游擊兵團（有時還有正規兵團）和許多作為輔助力量的大小游擊部隊，還有不脫離生產的廣大的人民武裝，那里的敵人也往往成為一個局面，統一地對付游擊戰爭。因此，就在這種游擊區或根據地里面，發生了統一指揮，即集中指揮的問題。

由此，游擊戰爭的指揮原則，一方面反對絕對的集中主義，同時又反對絕對的分散主義，應該是戰略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鬥的分散指揮。

戰略的集中指揮，包括國家對於整個游擊戰爭的部署，各個戰區里面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的配合行動以及每個游擊區或根據地里面對於全區抗日武裝的統一指導。在這些上面的不協調、不統一、不集中，是有害的，應該盡可能地求得其協調、統一和集中。凡關於一般事項，即戰略性質的事項，下級必須報告上級，並接受上級的指導，以收協同動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為止，過此限度，干涉到下級的具體事項，例如戰役戰鬥的具體部署等等，同樣是有害的。因為這些具體事項，必須按照隨時變化隨地不同的具體情況去做，而這些具體情況，是離得很遠的上級機關無從知道的。這就是戰役和戰鬥的分散指揮原則。這個原則也一般地適用於正規戰爭的作戰，特別是在通訊工具不完備的情況下。一句話，就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

在游擊根據地組成一個軍區，其下分為幾個軍分區，軍分區之下分為幾個縣，縣之下分為幾個區的情況，軍區司令部、軍分區司令部、縣政府、區政府的系統是隸屬關係，武裝部隊依其性質分別地隸屬之。它們之間的指揮關係，根據上述的原則，一般的方針集中於上級；具體的行動按照具體的情況實施之，下級有獨立自主之權。上級對下級某些具體行動有意見，可以而且應該作為“訓令”提出，但決不應作為不可改變的“命令”。越是地區廣大，情況複雜，上下級距離很遠，這種具體行動就越應加大其獨立自主的權限，越應使之多帶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況的要求，以便培養下級和地方人員的獨立工作能力，應付複雜的環境，發展勝利的游擊戰爭。如果是一個集中行動的部隊或兵團，其內部指揮關係，適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因為情況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該部隊或該兵團一旦分散行動，便又適用一般集中、具體分散的原則，因為具體的情況無從明了。

應該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職，在下者叫做專擅，這是在任何上下級關係上特別是在軍事關係上所不許可的。應該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辦，在下者叫做無自動性，這也是在任何上下級關係上特別是在游擊戰爭的指揮關係上所不許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則，才是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針。

(續完)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人類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必須具備勞動對象、勞動力和生產工具這三個要素，這叫做生產力。在生產力中，勞動力是最重要的因素，最活躍的因素。生產工具為有覺悟的人所掌握，就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人們的生產活動，不可能彼此隔絕孤獨地進行，而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彼此之間必然要發生一定的社會聯系，即經濟關係，這種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着不同性質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說，由於生產

資料佔有的形式不同，就有着不同的生產關係。例如，當生產資料為少數剝削者佔有時，就會產生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如果生產資料為勞動人民所掌握，勞動人民之間就會產生互助合作的關係，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着就是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性質如果與生產力的發展情況一致，這就叫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先進的生產關係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生產力性質發生變化了（發展了）而生產關係不變，兩者之間就要發生矛盾，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不改變舊的生產關係而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的發展就要受到阻礙。



(43)
1971

(短篇小說)

啊！土地

默

吉蘭丹河呵！您緩慢地流。您來自祖國的心臟，您發源于英雄的大漠山。您流過烏魯吉蘭丹，也流過丹那美拉，那大橋旁的金鹿望着您流入浩淼的南中國海。

土黃色的河水呵！您為何在低低抽泣，是漫長的行程，令您身疲力倦？抑或是沉重的枷鎖，緊扣住您的心弦？呵！不，絕不！那是因為我目睹無數辛酸的事！那是因為許多農民辛酸的淚水和鮮紅的血在我身上奔流……。

(一)

在吉蘭丹河畔的田地上，馬來農民阿挽和他的妹妹在工作着。四月的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它炎熱的光芒把赤裸着上身的阿挽身上的爛泥塊都晒乾了。

阿挽抬起了頭，用一隻手遮蓋着眼睛，望望天上的太陽。已經中午了，怎麼媽還沒有拿飯來，他心里想。然而他又想起家中空着的米袋。露出了一絲無可奈何的笑意，又繼續犁他的田了。拉瑪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拾着田裡的雜草根。

“阿芒，為什麼媽還沒拿飯來呢？我肚子很餓了，在響呢！”拉瑪向阿挽喊着，他的聲音是尖銳而帶幼稚的。她穿着她媽媽破舊無領的長衫顯得過長，那衫尾還拖着田里的泥漿。她只有十二歲，然而她的臉孔看起來遠遠地超過她的年齡，枯黃而瘦小。

阿挽仍然默默地犁着他的地，他並不是沒有聽到拉瑪喊他，而是在想着一件事，可以說不只一件事，而是許多複雜的事。他在想他爸爸今天一早就上哥打峇魯，想去“烏必”申請一塊土地，聽說政府這次要照顧農民的生活了，土地局要讓農民有自己的土地。

阿挽的爸爸——馬日，活了五十歲了，才進過三次城呢！一來因為路遠，車資貴，二來因為整天忙着找生活，那有這樣的閒空？所以今早進城特別顯得隆重了，然而找了好久還是找不出一件好衣，只好穿上那件肩頭補上個洞的，又穿上那雙半新舊的布鞋，才出門去了。

拉瑪聽不到阿挽有所回答，於是就跑了過來。

“阿芒，我肚子餓了。為什麼媽還沒有來？”拉瑪又再發問。

阿挽本來在想着心事，又加上拉瑪一吵，他可就火了——

“肚餓！肚餓！難道我就不肚餓？知道嗎？家裏沒有米了。”阿挽大聲說。

這一次拉瑪可靜了，她感到很委屈，想哭，但又哭不出來。阿挽也覺得這一次兇了點，他接着柔和

了一點對拉瑪說——

“阿列，你沒有看到我們家的兩袋米是誰拿走的嗎？”

“有的，那天兩個大漢來拿走，說是彭古魯南利的。”

“看見就好了，我們這塊地是向他租的呀！”

拉瑪眼前似乎出現了那天傍晚的情景：他們兄妹，還有爸爸從田里回來的時候，快近家就聽見媽媽和人在爭吵，是男人的聲音。走到家一看，原來媽媽正跌坐在地上，雙手死抓住那袋米不放，嘴裡在嚷着：“不能，不能全拿走呵！”眼前站着的兩條大漢朝向母親說：“彭古魯南利叫我們來的，他說你們已經欠了三年的田租了。”阿挽見了這種情景再也忍不住了，拿起手中的打鉚（鋤地的工具），一個箭步衝上去，這時兩個大漢放下了米袋說：“這是彭古魯要的，我們也沒辦法。”這時爸爸說：“好吧！就讓他們拿去吧！反正欠人家的東西是要還的。”眼看着兩個大漢把米抬走了，阿挽望着他爸說：“雅，我們要吃什麼呀？”馬日叹了口气說：“這是阿拉的事，他不給我們活也沒辦法。”當時拉瑪心裡想阿拉真是沒良心的，要給我們窮人餓死了。

聽不見妹妹的回答，阿挽望着那塊犁了一半的田地，面積不大，只有兩畝，每年要付六十千冬的租。為什麼我們沒有地呢？為什麼別人有這麼多的地呢？這些問題開始給阿挽帶來了煩惱，因為他還沒有想通這些問題。

“媽！”拉瑪的叫聲使阿挽驚醒了一下。

“阿挽，去‘笨落’吃吧！”媽媽說。

打開了小鍋的蓋，里面盛的是白飯，還有幾條鹹“示拔”魚。這使阿挽吃驚，他萬想不到還能有飯吃。

“媽！那來的米呀！”拉瑪的雙眼直望着他媽媽。

“借的，向奧士馬借的……”

“媽說。”

“媽，怎麼還呢！”阿挽停下吃飯說。

阿挽默默地吃完了飯，又突然記起了一件事說：“阿雅還沒回來嗎？”

“還沒有，路很遠呵！”媽說。

吃完了飯，媽媽回去了。阿挽又去田地工作了。

(二)

老馬日來到哥打峇魯的車頭已經是十點了。因為好久沒有來過，已經有些陌生了，找了好久，才找到那間“烏必”。

許多人擠擠在那里，可熱鬧呢，還要排隊等候。馬日只好從最後排起，然而等到輪到他的時候，那位“烏必塞”說他要去吃飯了。原來已經十二點半了。

馬日為了怕去吃飯回來又得從後面排起，只好在那邊空着肚子等着，不敢去吃飯。但他也不是孤單的，陪着空着肚子的就有十幾個人，看起來大都是農民，黝黑的臉孔，穿著和馬日不相上下。

一點半了，終於輪到馬日他了。

“你的登記那裡？”“烏必塞”問他。馬日輕輕地從袋子裡摸起來，雙手捧上，深怕得罪了他。

“你是不是沒有土地的？”

“是的。”馬日回答。

“真的沒有？”“烏必塞”似乎要顯出他的謹慎。

“沒有。”馬日回答。

“你有沒有帶錢來？”“烏必塞”問他。

“錢？要錢，我不知道呀！”馬日感到驚慌了。

“不必囉嗦了！沒有錢，難道政府會白送你土地嗎？你到底有沒有？”“烏必塞”的聲音提高了八度。

“要，要多少錢呵？”馬日的聲音有些抖了。

“每畝地要交按櫃金一百五十塊錢，你要申請幾畝呵？”

“兩畝，兩畝就夠了。錢，現在沒有帶來，改天交可以嗎？”馬日的聲音低而抖。

“沒有也要來申請。好吧，我把你登記了，等你交了按櫃金三百塊錢，才算正式申請。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三)

馬日連午餐都沒有吃就趕回去了。一路上他真不知道車是怎樣跑的，只是在想怎樣可以找到三百塊錢。

想來想去終於給他想到一個解決的方法：家裡不是有一頭水牛嗎？把牠賣了，就可以得到這筆錢了。

然而另外一個問題又襲擊過來了，水牛是農民的命根子呵！沒有

(轉入第八版)

水牛怎麼工作，怎樣犁田呢？

在這些矛盾互相衝突着，老馬日終於回到了家里。

傍晚，阿挽和拉瑪從田里回來，看見爸爸拉緊的臉孔，就知道事情不是順利的。

「雅，土地申請得怎樣？」阿挽問。

「要錢！」馬日只是短短地回答。

「要多少？」阿挽又問。

「三百塊！」這話似乎從馬日牙縫里擠出來。

「要這樣多呵！雅，我們到那里去找呢？還是不要吧！你看奧士馬，他不必申請，也不用錢，就有土地耕種了，他還說土地本來就是我們的，還叫我參加他們的開拓隊伍呢！」

「阿挽，不要學人家，他這樣做是犯法的呀！開拓政府的土地是犯法的，政府是要逮捕的。」馬日沉重地說。

「但是奧是馬說的也是對。雅，我們今天吃的飯還是他借給我們的，他還說還不來不要緊，大家都是農民兄弟！」

「不！我不想這樣做，我們還有一頭牛，可以把他賣了，不是一筆錢可以交按櫃金嗎？」

「賣牛？雅，你想賣牛？沒有牛了，我們怎麼工作，怎樣生活呵！雅，你得為全家人想想。我不同意賣牛。」阿挽說。

「阿挽，有了土地，牛可以再買回來呀！」馬日想說服亞挽。

「雅！你忘記這頭牛是怎樣來的嗎？」阿挽反問爸爸。

這一問卻像針一樣刺痛了馬日的心，他大聲說：「我要賣就是要賣，我是你爸爸，難道我不能決定？」

阿挽靜了下來。可是他心里不服。這樣的吵鬧在阿挽家是少有的，因此阿挽媽也從廚房里趕出來。

「馬日，什麼事這麼大聲呵！」

阿挽媽問。

「媽，雅要賣牛！賣牛去申請土地。」一直靜着的拉瑪開了口。

「啊！賣牛，不可以啊！」阿挽媽說。

「不可以，你也同阿挽一口氣了，難道土地不好嗎？」馬日說，音量仍然很高。

這場家庭里的爭論直到夜里才停止。

(四)

半夜里，牛欄的火堆還有星星的火點，那頭健壯的水牛正在那里休息。

這時，突然有一個黑影向牛欄行去，他來到了牛欄邊就站住了。微弱的火光照着他沉靜而瘦長的臉孔，他的咀唇緊緊地閉着，那雙深邃的大眼睛在射出憤懣的光茫。他望着那灰黑色的水牛，目光好久地停留在牠身上，漸漸地那目光變得

模糊了，一行淚水從他面頰流下來，透過那雙淚眼，却仍然有憤恨的光芒射出。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阿挽。他今晚整夜不能入眠，他知道爸爸決定的事情是不能改變的。然而，賣了牛，生活將會起着怎樣的變化呀！

半夜里，他起來去看那頭水牛，那頭和他一起工作，一起休息，一起長大的伴侶，牠將要離去了。更使他難受的是這頭牛的來歷呵！

他本來有個哥哥叫卡心，比他大四歲。三年前，他十四歲的時候，田里的收成很差，眼看大家都快要挨餓了，他哥哥只好走險，去當兵了。雖然媽媽哭着不讓他去當兵，但又有什麼法子呢？為了生活，為了拿點錢回家，他只好去了。但是三個月之後，他爸爸馬日就接到警察的通知，原來他哥哥死了。結果，政府給了五百塊的撫恤金，轉了幾手，扣來扣去，到馬日的手裡只有三百塊錢。老馬日帶着眼淚，拿了錢去買頭小水牛回來。當時小水牛還不能工作，每天阿挽得帶牠一起出去，阿挽鋤地，牠吃草；阿挽休息，牠也躺進泥水窟里。就這樣，半年後，小水牛已經長得壯大，可以參加工作了。

想到了這些事，阿挽心里就十分紊亂，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本來想去找奧士馬談談開拓土地的事，但已經深夜了。他站久了，漸漸感到疲倦，就在牛欄的乾草堆里躺下，在睡夢中過了一夜。

(五)

小水牛終於被馬日賣了。那是在偷偷摸摸中進行的；又是那位彭古魯南利買去了。本來可以賣五百塊錢的，但被南利押下了一百塊錢當田租，只剩下四百塊錢。

老馬日拿了四百塊，雙手都有點發抖。他又去哥打峇魯交了按櫃金；回來又買了一些米和零用的東西，賣一頭水牛所得的錢就完了。

沒有了水牛的日子可真難挨呀！他們怎麼犁田呢？但農民總是有他們的辦法呀！阿挽年青力氣好；再加上老馬日，不能當大牛也能當小牛，因此，阿挽和老馬日在前面拉着，拉瑪在後面把着犁把，犁把拉得不深，費的力氣就小。可是因為地不夠鬆，種出的稻也就差了。為了好的收成，他們得犁得比水牛的次數多幾倍。

他們這樣工作了一個月，終於把田犁完了，鬆了口氣。雖然他們辛苦，但在心里却孕育着一個希望，希望有自己的土地。

(六)

插秧過了，馬日全家人休息在家裡，做點手工來填補家用。

這一天，家里來了個陌生的客人，穿得十分高貴，至少在農民的眼中是這樣的，「的確冷」的白色長袖上衣和「帝特隆」長褲，還有

發亮的意大利皮鞋，手里提了個占士邦皮夾。

他來到屋前正碰着馬日在門口。

「這是印昔馬日的家嗎？」那人客問。

「我就是。進來坐，進來坐。」馬日說。

「好了，我是土地局的官員。」那人客說着便和馬日握握手。馬日這一下可高興得說不出說來了，眼睛有些濕了，他日盼月盼的希望這要實現了，他想：「我這次有了土地了。」

「我們申請的土地有消息嗎？」馬日高興地問。

「我們已經分配了，不過……」那官員停了一下。

「不過怎樣？」這一下馬日有點心急了。

「不過申請的人很多，有十多萬人。」

「那麼請印昔多多『多隆』！」多隆！」馬日說。

「那好說，好說。不過，不過我們也要你『多隆』，當然從十幾萬人手裡分配給你，可也不容易呀！」那官員說着直望着馬日。

「我，我要怎麼『多隆』你呵！」馬日有點模糊了。

「這，這，唉，這是很明白的事。當然我們特別分配你先是很辛苦的，需要『馬干咖啡』的！」那官員說着望着窗外。

「『馬干咖啡』？噢，是的，一定，一定。要多少？你直說吧！」馬日說着，聲音有點抖了。

「二百塊就夠了。」那官員說。

「二百塊呵！我，我沒有呵！」

「沒有，沒有那你就等着分配吧！告訴你，有人等了十年也分配不到！」那官員可不客氣了，站了起來就走了。

馬日這時奔了過去，拉住那官員的手，一面從沙籠頭拉出了手帕，解了幾個結，才拿出一張十元的紅鈔票，雙手捧給那官員。

「印昔，請你『多隆』！『多隆』，這是我僅有的呵！」馬日向那官員哀求說。那官員斜了一眼，把馬日的手打掉就走了。

「印昔！……」馬日的聲音沙啞了。他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遠去的那位衣着高貴的官員。付出了多少代價，期待了多少日子的希望，如今全落空了。

「土地！呵！土地，你在那里！」馬日突然高喊起來，一口鮮紅的血液從他張開的口中噴了出來。

拉瑪和他的媽媽趕快扶着馬日。

「土地！土地就在那邊！」阿挽咆哮起來。他拿起了鋤頭，指着吉蘭丹河的遠處的叢林，奔出了小阿答屋。他要去尋找奧士馬，去找他們的隊伍！（完）



日本軍國主義的走卒 絕沒有好下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廿七日廣播〕在美帝國主義扶植下復活起來的日本軍國主義，對地處東南亞重要戰略位置的我國新加坡島一向垂涎三尺。因此，它在對馬來亞半島進行擴張的同時，也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加緊擴大它在新加坡的勢力。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活動，得到它舊日的奴才李光耀及其同伙賣力配合和支持，因而嚴重地威脅着我國人民的安全。

日本壟斷資本一方面通過高價出售工業產品廉價掠奪工業原料進行不等價交換以攫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又通過投資和貸款，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加強自己的政治勢力。這就是近十年來，日本經濟擴張的兩個方面。一九六零年，新加坡從日本進口的貨物總值，只有兩億九千八百萬元，到一九七零年已猛漲到十四億五千八百餘萬元。而新加坡對日本的輸出却没有相應的增加，去年只有三億六千二百萬元，逆差達到十億元以上的驚人數字。新加坡出口的主要是樹膠、石油產品、船隻及飛機的供應品、廢鐵、木材等廉價工業原料；進口的却是紡織品、鋼材、汽車、機器、電視機、半導體收音機等昂貴的工業產品。在這一進一出之間，日本壟斷資本家從新加坡和附近地區人民的身上就榨取了令人咋舌的利潤。

日本反動派駐新加坡的所謂商業專員，今年九月中旬在扯談日本壟斷資本的投資戰略的時候，露骨地宣稱：這種戰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從日本輸出商品；第二，在國外投資設廠，生產在該國銷售的商品；第三，設在國外的工廠所生產的商品，除在該國銷售外，還運銷日本和其他國家。他說：目前正在進入第三個階段，而新加坡正是日本壟斷財團的理想投資對象，等等。事實上，這就是典型的資本輸出。列寧指出：“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最主要經濟基礎之一。”列寧又說：“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新加坡在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反動統治下，原料便宜、地價很低、工人運動受到殘酷的鎮壓，工資被壓到最低的水平。日本壟斷財團早已虎視眈眈，而且由於她的戰略位置日本軍國主義力圖把它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目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擴張，正是其軍事侵略的前奏。

日本壟斷財團目前已經侵入新加坡的造船、紡織、木材、金屬工程、水泥、電子、輪胎、製糖、汽車裝配、印刷等工業部門。根據一九六九年的統計，日本在新加坡的銀行工商企業包括三井、東京等銀行和三井、三菱、丸紅飯田、日岡井岩等財團控制的企業共八十多家。日本壟斷財團在工業方面的投資到去年為止達到六千八百多萬元，比一九六九年多了將近一倍。偽經濟發展局主席唐突芳今年七月初說：日本投資日益增加，正在接洽的聯合投資計劃，其數額超過十億元。即使只實現一半，今後五年內，日本的投資也將增加到五億元。日本壟斷財團在新加坡的投資像在馬來亞半島一樣，大部份採取同當地官僚買辦資本合股聯營的方式。這種方式既能夠保證日本資本家同傀儡政權獲得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方便，又可以使它們用陳舊的機器和設備冒充新的機器和設備折合資金入股。這樣，在投入生產之前，日本壟斷財團就先賺了一大筆錢。它們目前投入資金最多的是造船工業，獲利也最多。李光耀集團和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株式會社聯營的裕廊造船廠，在一九七零年的營業收入達到五千萬元，比一九六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佔該公司股份一半以上的日本壟斷財團從中取得了巨額利潤。不久以前，雙方又合資在丹絨格林另建一個專門製造遠洋輪船的裕廊造船廠（私人）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註冊資本是一千五百萬元，日本方面佔五百萬元。李光耀集團為了替主子獻媚，在今年三月船廠還沒有投入生產的時候就答應給它兩千多萬元的貸款。日本其他財團如三菱、日立、川崎等也相繼宣布要在造船業方面投資。三菱最近決定獨自投資一億五千萬元，這是日本壟斷財團迄今在新加坡最大的一宗投資。除造船業之外，日本壟斷財團利用新加坡廉價勞動力生產商品的大企業還有多家。例如：擁有資本兩千多萬元的米士盾輪胎廠、屬於帝人壟斷財團的擁有資本五千萬元的新加坡紡織廠等等。這些大企業的產品都運銷世界各國。新加坡工人生活的日益悲慘，正是李光耀集團所實

行的什麼日本出資本，新加坡出勞力的“國際分工”論的罪惡結果。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壟斷資本的經濟擴張必然導致軍事擴張。”以日本壟斷資本為核心的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下，正在復活起來，蠢蠢欲動；特別是一九六九年日美聯合公報出籠后，日本軍國主義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準備向外進行軍事侵略。最近，在第四個擴軍計劃付諸實行的前夕，日本防衛廳長官西村直己公然以“救災”為幌子，鼓吹日本“應該向亞洲太平洋地區派遣自衛隊”，叫嚷“要有效地發揮自衛隊的能力，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這是日本軍國主義伺機對外發動侵略的嚴重訊號。可是，李光耀却公開替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辯護。他在今年四月接見記者時無恥地說：“日本應該有權保障它的分布很廣和十分複雜的貿易航綫。”並且認為日本自衛隊總頭目的侵略叫囂是“無可非議”的。這就說明：這個二十多年前充當日本侵略軍的宣傳員的李光耀今天仍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我國人民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捲土重來。甘心充當日本軍國主義走卒的李光耀集團和拉扎克集團必將逃不脫我國人民的嚴厲懲罰。

（接第四版）

有七百九十五個村莊掃除了文盲。解放區已經培養了兩千兩百五十多名醫生，一千八百多名助產士和五千四百多名衛生員；建立了八十八所縣級和縣級以上的醫院，擁有病床近四千四百張。

老撾人民的偉大勝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為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馬來亞人民把老撾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每一個勝利，都看着是自己的勝利，看作是對我國革命武裝鬥爭的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鼓舞。我們堅決支持老撾人民、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最大的島嶼。還在盤古的時候，台灣與中國大陸就有着文化上、經濟上的密切關係。早在公元二三〇年，三國時孫吳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餘人，航海到「夷洲」。「夷洲」就是現在中國的台灣省。澎湖在十二世紀南宋時已隸屬福建晉江縣，成為中國行政區的一部份。十三世紀中葉，當時的元朝政府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管轄台灣等島嶼，隸屬於泉州路的同安縣。從此，台灣正式列入中國版圖。明代以來，台灣、澎湖已是中國的海防要地。直到十六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開始了在東方海上的角逐，日本也插足其間。還在一五五七年，葡萄牙竊踞了中國的澳門作為根據地，隨後即宣布台灣為澳門的附屬地，企圖侵佔台灣。十七世紀，海上霸權轉到荷蘭、英國殖民者手里，葡萄牙侵略台灣的野心沒有得逞。一六二四年和一六二六年，歐洲的殖民國家荷蘭和西班牙分別侵略中國台灣省的台南和基隆，並以上述兩地為中心，擴大侵略活動，使中國領土台灣第一次被劫奪。此外，這兩個侵略者，在台灣北部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一六四二年，西班牙人戰敗，退出了台灣。明朝末期，民族英雄鄭成功於一六六一年率領大軍進入台灣，在當地人民的密切配合下，很快趕走了荷蘭侵略者，收復了台灣。一六八四年清朝政府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的台灣廈門道。一八八五年，台灣正式建省，成為當時中國的一個行省。一千多年來，主要是中國沿海的福建省、廣東省的漁民，同台灣省高山族兄弟人民共同對台灣省進行了開發。現在，絕大多數台灣人民講的語言，就是中國福建省的閩南話和廣東省的客家話。上述歷史事實說明：台灣很早就屬於中國的版圖，成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省的高山族就是中國各民族中的一員，台灣人民是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個組成部份。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美、日帝國主義，一直對中國富饒的台灣省垂涎三尺，不斷加緊其侵略活動，圖謀奪取台灣，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大陸的跳板。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後，腐敗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台灣省被日本帝國主義強行霸佔。在日本帝國主義五十年的殘酷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民爭取重返祖國懷抱的鬥爭從未間斷。他們英勇不屈，前赴後繼，同日帝國主義佔領者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鬥爭，包括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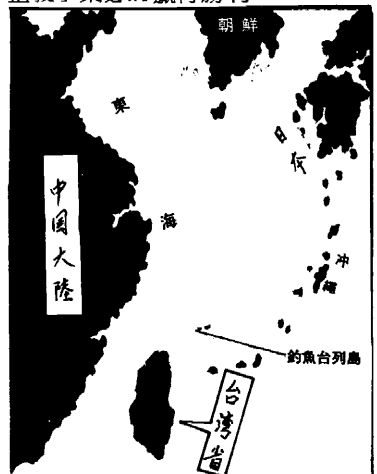
族人民在台中的英勇起義，較大規模的就有二十多起，先後犧牲達數十萬人之多。這一點，甚至美國國務院在《中美關係白皮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台灣人民受異族管轄五十年，因之歡迎中國解放。于日本佔領期中，台灣人民最大之希望為重歸祖國」。

正是因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一事實，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人民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其後蘇聯也參加）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又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當時的中國政府就是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在台北舉行台灣日軍的投降儀式，台灣省終於重返中國懷抱。從此，中國恢復了在台灣省的主權權利。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關於台灣的聲明中曾經承認：開羅宣言的目的，是使日本竊取于中國的領土，如台灣，歸還中國。日本投降時，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規定。……過去四年來，美國及其他盟國亦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同年二月九日，美國國務院就台灣問題對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公開答覆中也說，自從駐在台灣日軍向中國投降以後，台灣就由中國管理；「它已包括在中國之內，成為一省。……參加對日作戰的各盟國對這些步驟並未質疑。美國政府對這些步驟也未質疑。因為這些步驟，明顯地符合于開羅所作的並在波茨坦重予確認的諾言。換句話說，包括美國在內的各盟國在過去四年中，已認為福摩薩（按指中國台灣省）是中國的一部份」。

上述種種事實說明，無論從歷史或現狀來說，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後，台灣已完全歸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台灣擁有完全的主權權

利。早已被中國人民所唾棄的蔣介石集團之所以能夠在台灣苟延殘喘，完全是美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美帝國主義為了罪惡的侵略目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完全不顧國際信義，踐踏自己參加簽訂的國際協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緊接着，在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又悍然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地區，用武力侵佔了中國領土台灣省，把蔣介石集團置于美國刺刀保護之下。與此同時，杜魯門還背信棄義蠻橫無理地聲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從那時以來，美帝國主義勾結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製造和散布了「台灣地位未定」、「主權未決」等等謬論，策劃並操縱一小撮「台獨」份子，進行所謂「台灣獨立運動」的陰謀活動，妄圖把台灣從中國領土分割出去，長期霸佔，作為它們進一步侵略中國大陸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軍事基地。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也是一切主持正義和尊重國際協議的人們不能容許的。

早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總理就會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杜魯門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聲明莊嚴宣布：「不管美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中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美帝的任何陰謀詭計終將徹底破產，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必將贏得勝利。





國際反帝簡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新華社北京10月29日電】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二十三國提出的要求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這是美帝國主義二十多年來頑固堅持剝奪我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政策和在聯合國內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的破產，這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義的國家的勝利。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提案國政府在這場鬥爭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許多友好國家，特別是在西哈努克親王領導下的柬埔寨王國政府長期以來為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堅持原則、主持正義的一切

友好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次聯合國大會投票的結果，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要求同中國人民友好的大勢，同時，也說明一兩個超級大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國家，操縱聯合國和國際事務的蠻橫做法，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這是當前世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恢復是這一

潮流的表現。

但是，美日反動派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繼續散布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瘋狂推行“台灣獨立”的陰謀，妄圖繼續製造“一中一台”，實際上也就是“兩個中國”。他們一方面唆使蔣介石集團的代表繼續賴在聯合國的一些專門機構內不走，另一方面甚至妄想讓蔣介石集團以所謂“台灣獨立”的名義重新擠進聯合國。這是他們的垂死掙扎，絕不容許他們的陰謀得逞。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正義決議，必須迅速得到全面的實現，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必須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通統驅逐出去。

侵略和干涉是同聯合國憲章不相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反對外來干涉，掌握自己命運的正義鬥爭。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壓迫的苦痛，中國永遠不做欺負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將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聯合國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同一切愛好和平和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為維護各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為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的事業而共同奮鬥。

《人民日報》社論

歷史潮流不可抗拒

【中國新聞社北京10月28日訊】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十月二十五日否決了美國的所謂“重要問題”提案，並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二十三國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立即驅逐蔣介石集團的提案。美帝國主義長期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政策和企圖在聯合國內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宣告徹底破產。這是聯合國內一切維護正義的國家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

多年以來，許多友好國家一直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進行不懈的努力。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上，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緬甸、錫蘭、古巴、赤道幾內亞、幾內亞、伊拉克、馬里、毛里塔尼亞、厄尼爾、巴基斯坦、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剛果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塞拉勒窩內、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南斯拉夫、贊比亞等二十三個提案國和其他許多友好國家仗義執言，堅持原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了寶貴的支持。我們對所有在這場鬥爭中主持正義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次聯大表決的結果，反映了各國人民要求同中國人民友好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這一歷史潮流。

這次聯大表決的結果，也反映了美帝國主義在聯合國內把它的意志強加給別人的蠻橫做法，遭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抵制和反對。一兩

個超級大國想要操縱和壟斷聯合國，是越來越困難了。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理應由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享有。只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無理阻撓，二十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一直被剝奪。今年，美國又伙同日本拋出兩項荒謬提案，妄圖在聯合國內製造“兩個中國”的局面。為了實現這一陰謀，它採取了種種手段，要把蔣介石集團保留在聯合國內。但是，美國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跟着它走的寥寥無幾。它的一個提案被否決，另一個提案由於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二十三國提案獲得通過而成為廢案，落得個一敗塗地。連美國通訊社也說，“這是美國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遭到的最慘重的失敗”。

日本佐藤反動政府為美國在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奔走效勞，賣盡力氣。它不顧日本國內各階層人民強烈反對，不僅讓日本充當美國提案的聯合提案國，還四出活動，死勁拉票。結果却是枉費心機，只不過更加暴露出它頑固地同中國人民為敵的丑惡嘴臉。

現在，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已被宣布從聯合國驅逐出去。但是，美帝國主義至今仍然霸佔着中國台灣省。美日反動派還在不斷散布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在它們的縱容和支持下，一小撮“台獨”份子猖狂活動。種種跡象表明，美日反動派正在加緊策動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妄圖把台灣省從中國分割出去。美日反動派的陰謀一天不停止，中國人民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鬥爭，就絕不會停止。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聖領土台灣！台灣一定會回到中國的懷抱！





只有賣國賊 才歡迎侵略

新加坡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李光耀政權。在人民革命力量的冲击下，官僚買辦唯有倚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勢力與軍事侵略勢力，才能暫時苟延殘喘，繼續進行其壓迫與剝削的罪惡勾當。因此，作為這個吸血階級總代表的李光耀集團，不可避免的淪為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為了迎合主子之一的日本軍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歡心，李光耀這條曾經在馬來亞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期間充當爪哇宣傳員的大走狗在十一月二日，于倫敦的一個演講會上向其日本主子諂媚說：日本壟斷財團「差不多在整個亞洲也許將繼續不受人歡迎，新加坡大概是對它們不致於不受歡迎的唯一地方」。在這裡，這條大走狗不僅對日本壟斷財團的經濟侵略表示「歡迎」，還咬了其他帝國主義奴才（如拉扎克集團、他儂集團等）一口。

此外，李光耀還向日本主子顯示其「功績」，說「新加坡人」是「苦幹的人」。意思是說，新加坡人在它的血腥統治之下，不得不乖順的當奴隸，讓吸血鬼榨取血汗；其日本主子應該越快越多地前來星島盡情享受吸血之樂！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勢力與軍事侵略勢力正在迅猛膨脹，佐藤反動政府正在不斷發出侵略叫聲。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經使它的政治影響力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天然資源極度缺乏的日本，其軍國主義政府為確保掠奪東南亞豐富的自然資源的利益不被東南亞各地人民所破壞，在日本軍國主義忠實走狗東南亞各地反動傀儡政權的包庇下，悍然出兵，發動侵略戰爭，鎮壓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這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絕對不容許侵略（包括經濟侵略與軍事侵略）。日本軍國主義者正瘋狂地對馬來亞進行經濟侵略，又積極地準備對馬來亞進行軍事侵略；拉扎克、李光耀走狗集團却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罪惡勾當表示歡迎，充分暴露了它們的賣國賊嘴臉。

哈里李這個跳梁小丑十分善于偽裝。但是在人民的雪亮的眼睛里，哈里李的丑惡真相無論怎樣也掩蓋不了的。

騙人的“防污運動”

行動黨傀儡集團最近搞的所謂「防止新加坡污化運動」的醜劇，在人民的反對與唾棄中草草的結束了。為了掩飾它們的罪惡與可恥行徑，它們恬不知恥地說什麼這次的「防污運動」取得很好的「成就」！這是騙人的。其實，這次的「防污運動」並沒有什麼所謂「成就」，而星島的「污化」却依然如故。

那些正在興建中的新路，從白天到晚上，紅泥粉末滿天飛揚，大大傷害了人民的健康，行動黨傀儡集團閉起眼睛，從不「使用廢水」噴洒。這里筆者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芽籠士乃區興建中的所謂「環島快速公路」兩旁有密集的住家，但是在修建的過程當中，從填泥到目前的鋪石頭，從未洒過一次水。路邊的住民除了每天要吃吸泥粉之苦外，屋子里的用具，每天都粘上一層泥粉。像這種滿天飛揚的泥粉，與行動黨的所謂「防污化運動」似乎無關。

在建築工場，污濁的、臭氣薰天的髒水，比工人多出幾倍的大蚊子，行動黨傀儡集團總是閉起雙眼，置之不理，而讓這些髒水、蚊子自長自生。

各地蚊子的滋生情況，按照公布的「繁殖率」一直是「不變」（即沒有升高也沒有降低）。其實這也是騙人的。自從行動黨搞了所謂「衛生運動」以來，各地（尤其是鄉村區）由於行動黨傀儡集團越來越派人進行清溝和噴洒「滅蚊劑」，蚊子的滋生率越來越高，蚊子越來越多。

小巷里，照舊堆滿了垃圾堆。小溝照舊很少進行清理。

那些外國大老板的工廠的黑烟照舊大量噴出來。一些工廠內的衛生設備仍然很差。

所謂「防止污化運動」到底有些什麼表現呢？有的，那就是行動黨的豬仔議員和大小走狗到處裝模作樣，搞了一些什麼「清潔衛生運動」，此其一；其二是大力記小販、有車人士的「三萬」，控告他們「污化」環境或噴黑烟；其三是到馬路上拉了幾個「西必死」，而呱呱叫什麼要「消除青年蓄長髮的不

良風氣」。更令人發笑的是，行動黨傀儡集團只拉了幾個「西必死」後，再也看不見它們有什麼行動了，而那些「西必死」還是到處都是。

反動派搞了「防止污化運動」做了些什麼呢？大家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嗎！揭穿了，這個運動不過也是一種欺騙與迫害人民的伎倆。

反動派所搞的每一個運動，都是千篇一律，矛頭對準勞動人民群眾。那些豬仔議員和大小走狗却乘機到處亂吠亂咬，或者像烏鴉一樣到處哇哇叫，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別的作為是沒有的。

我們廣大人民群眾唾棄這種害人的「運動」，反對這種害人的「運動」，譴責這種害人的「運動」。
(南向)

鐵刺網重現於霹靂州

拉扎克走狗集團在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英勇打擊之下，目前它們已慌亂異常，並且使盡了一切的手法，進行瘋狂的反撲。如「效忠行動」啦、「白皮書」啦、「心理戰」啦、「戒嚴」啦……，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屢遭失敗，一點也不能得逞。

在上月底，霹靂州偽州務大臣甘馬魯丁又宣布在霹靂州已起用當年「緊急狀態」時期用以圍繞新村的鐵刺網，這些鐵刺網圍繞的主要目的是要對群眾進行更瘋狂的迫害和血腥的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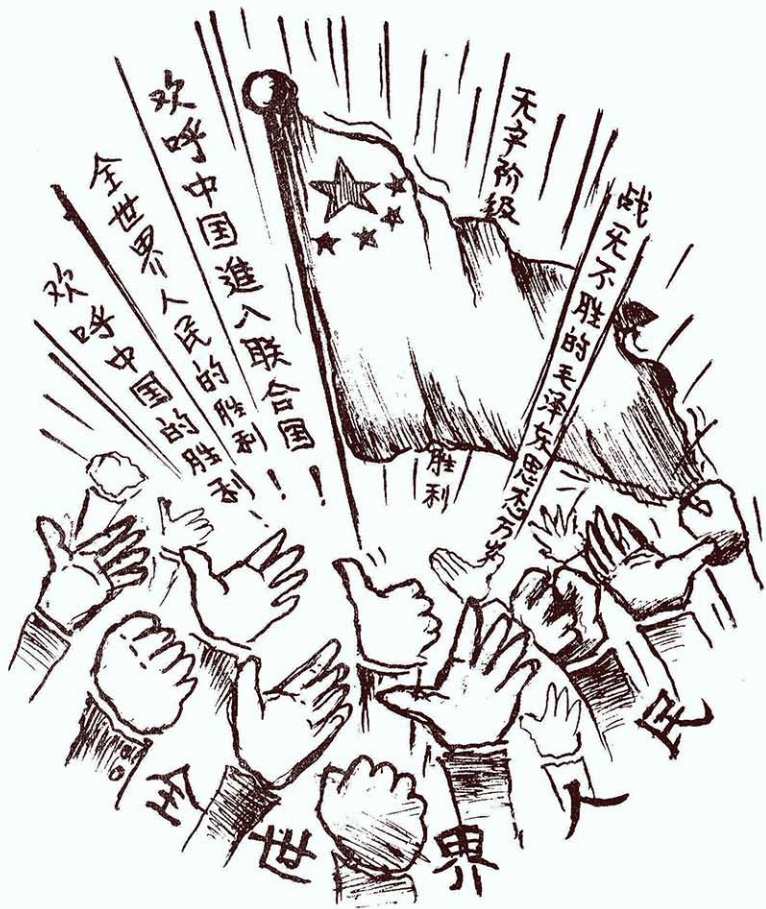
目前，反動派仍在「效忠行動」下的霹靂州一些地區進行「戒嚴」，時間是由晚上十一時開始至翌晨五時。根據報導，首先面對圍繞鐵刺網迫害的是在接連朱毛和紅毛丹之公路旁的丹那依淡新村，據稱，這里住有各族同胞約有四千人，他們多數是以農為生，其餘的是出賣勞力的膠工和伐木工人。這個新村也是上次「緊急狀態」時期的新村之一，由於拉扎克走狗集團之不得人心，受到群眾的反抗，故它們對這個新村恨得要死，拉扎克走狗在「巡視」該村時曾經哀嘆說：「該村在與政府合作方面，是一個壞村」。由此可見，拉扎克走狗集團是何等的驚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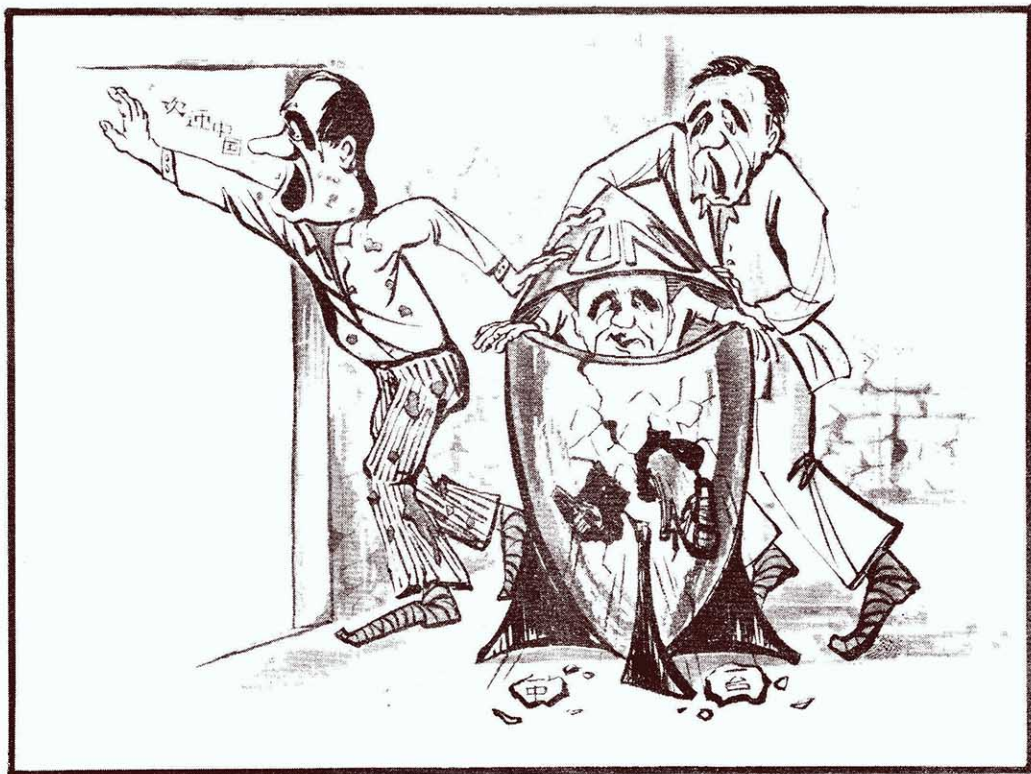
日暮途窮的拉扎克走狗集團並不甘心於它們的失敗，它們還表示，在需要的時候，它們將要把其他的新村也圍繞起來，以進行更大規模的迫害。馬來亞人民要團結起來，同拉扎克走狗集團周旋到底！

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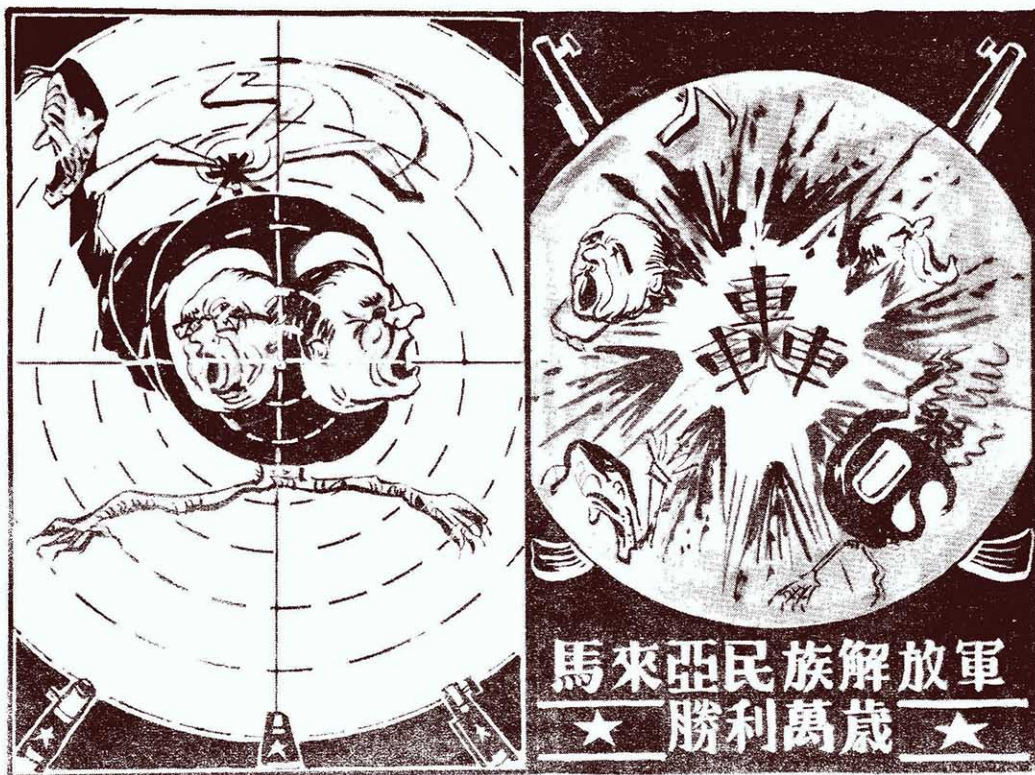
親愛的讀者們：

隨着拉扎克走狗集團宣布禁止我黨所出版的《偉大的革命文獻》之後，我們已再收集了我國人民電台的重要文章，編集成學習叢書2——《團結起來，為實現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在白色恐怖下所完成出版的一份珍貴禮物。我們希望各地讀者們多多傳閱、多多學習，叫敵人心驚胆戰、叫敵人心封禁不了。





「一中一台」陰謀徹底破產。



我軍英勇打退敵人進攻。